

## 2022年第12期新闻稿：全世界陷阱丛生，必须铲除



《星际组织谈判决定人类共同的未来》贾德·埃斯贝尔（巴西）作于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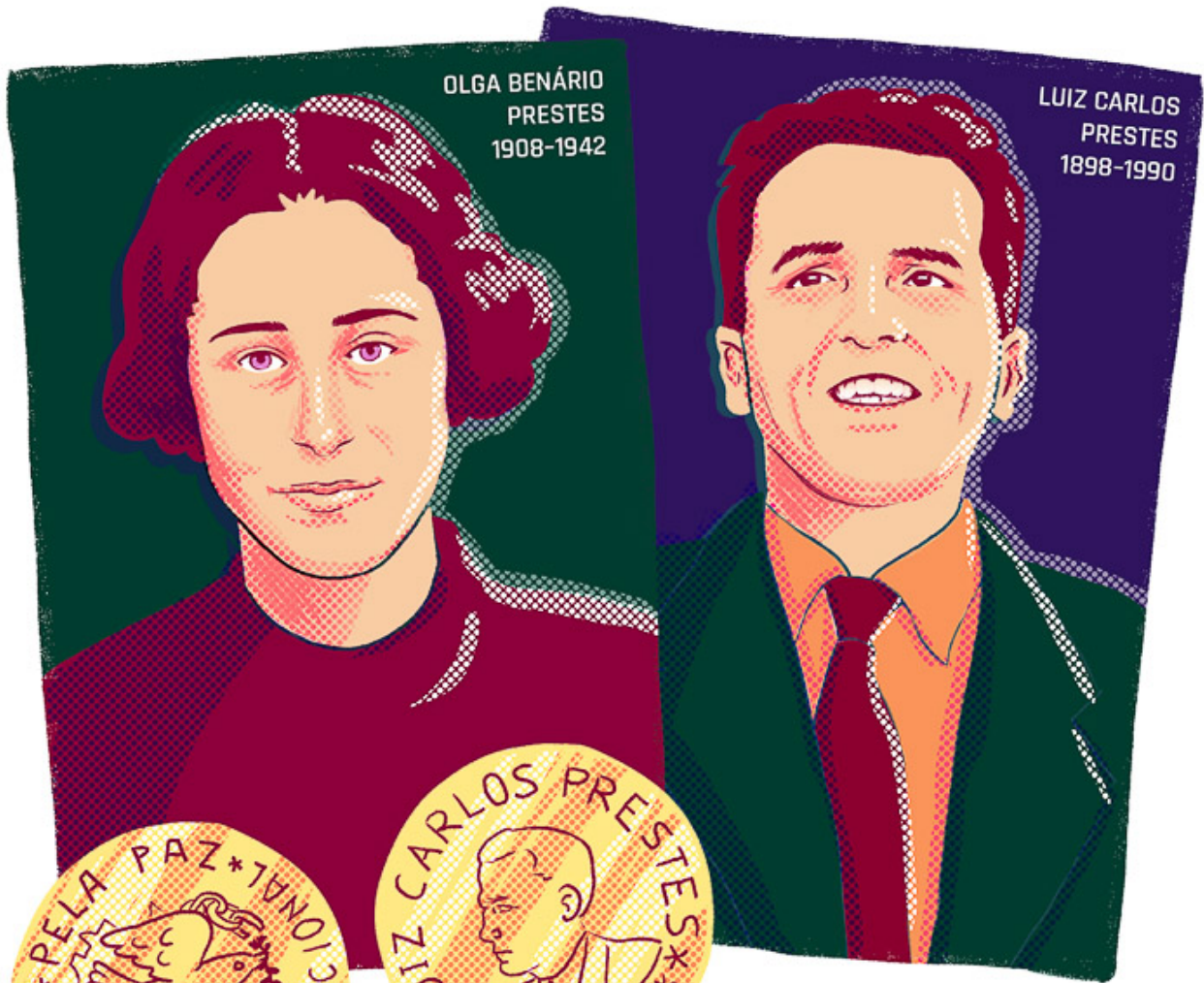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64年3月31日，巴西军队对民选总统若昂·古拉特的进步政府发动政变，古拉特于次日被罢免。10天后，295名国会议员将国家大权交给卡斯特罗·布兰科将军的军政府。巴西由此进入了21年的军事独裁期。

巴西军队的社会关系根深蒂固，是仅次于美国的美洲第二大军事力量。1964年政变并非军队首次擅离军营、夺取政权的行动：1822-1889年推翻巴西帝国，1930年革命推翻华盛顿·路易斯总统，代之以热图利奥·瓦加斯，1945年结束瓦加斯的“新国家”（*Estado Novo*），即巴西第三共和国。在巴西的民选政府时代，尤里科·加斯帕尔·杜特拉（1946-1951）将军、重新掌权的瓦加斯等九位总统，虽

身穿平民服装，却维护本国精英及其美国盟友的利益。古拉特力求打破旧制度，推动社会民主议程以造福巴西民众，美国政府因此担忧古拉特将在巴西推行共产主义。



OLGA BENÁRIO  
PRESTES  
1908-1942

LUIZ CARLOS  
PRESTES  
1898-1990



Prestes featured on medal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razil, 1954.

Olga Benário Prestes was a German communist militant of Jewish origin who arrived in Brazil in 1934. Together with Luiz Carlos Prestes,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insurrection of 1935, which sought to take down the Vargas dictatorship and has since been used to bolster deep anticommunism within the Armed Forces.



Olga stamps from the DDR, 1959.

查阅美国中情局档案可知，该机构对1964年这次政变多有染指。古拉特于1961年9月上任，不到一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2年7月**会见**顾问理查德·古德温和美国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交流了对巴西总统的顾虑。戈登告诉肯尼迪和古德温，古拉特正在改造军队，已更换多位军事指挥，并准备更换更多人。“他能在这些改革上走多远，一小部分取决于军队的反抗。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在军事上强硬起来，必须适当表明，我们未必会排斥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行动反对古拉特？戈登表示：“他把这个该死的国家送给了……”肯尼迪接话：“共产党。”戈登大使表示：“我可以看出军队对我们非常友好，反共态度坚决，非常不信任古拉特。”这次政变属于美国政府所谓的“山姆兄弟行动”，确保巴西继续受跨国公司支配。

美国向巴西军队提供援助，发出华盛顿会支持军事政变的明确信号。3月31日，巴西军队离开营地，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电函**敦促美国海军向巴西海岸派驻一支舰队。解密**文件**现已揭示，该政变是在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中情局和巴西军队的紧密配合下得以实施的。

CARLOS  
LAMARCA  
1937-1971



Carlos Lamarca became a major icon within the organised resistance to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of 1964. He deserted from the army, taking with him weapons and supporters willing to militarily resist the regime's terrorism. For this reason, he is remembered until today by the military as a so-called traitor.

VPR



Logo of the Popular  
Revolutionary  
Vanguard.

CARLOS  
MARIGHELLA  
1911-1969



*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  
1969.*



Carlos Marighella was both a great political leader and an excellent military strategist. Several military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include him in their studies today and consider him to be one of the major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insurgent warfare.

在随后的21年里，掌权巴西的将军们背靠本国顶级战争学院“高级战争学校”（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制定了以美巴两国共掌美洲为目标的“地缘战略”。他们敞开巴西经济的大门，任由北美的银行和矿业公司在巴投资并把利润汇回母国。1978年，花旗银行20%的利润来自巴西，超过美国本土。将军统治的本质是对跨国公司处处妥协，令本国薪酬一直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30%飙升至1980年的109%。1980年，巴西的债务高达550亿美元，居全球南方国家之首。1979-1985年在任的若昂·菲格雷多总统表示根本没有剩余的财力来发展。

工人、学生、原住民、宗教人士等各类群体开展群众斗争，迫使腐朽的军政府在1985年让权。然而军方掌控了权力交接，其实权并未受损。工人党（1980年）、无地农民运动（1984年）等组织领导民主运动，挑战因军事统治而进一步僵化的巴西阶级结构，取得重大进展。工人党的卢拉·达席尔瓦和迪尔玛·罗塞夫在2003至2016年担任总统，民主运动在选举方面达到高潮。在此期间，巴西围绕**消除饥饿**和绝对贫困问题，通过家庭津贴计划“家庭援助计划”（Bolsa Família）推动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计划；加强了社会保障计划；提高了最低工资；**重振**了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但罗塞夫在2016年遭到由美国支持的弹劾，这些进步因而受损。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仔细研究了巴西军队在2016年后、尤其是博索纳罗总统任期内的影响。博索纳罗不仅美化了1964-1985年的军事独裁，而且通过“军党一体”来治理国家。我们2022年3月最新发表的第50期汇编《军方重返巴西政治》（*The Military's Return to Brazilian Politics*），密切评估了巴西政治、社会的军事化情况。汇编的主要论点是，巴西军队的发展并非为了应对外部威胁，而是为了加强寡头政治及多国盟友对巴西社会的控制。武装部队惯常的施暴对象是所谓的“内部敌人”，那些为本国社会、经济、军事民主化尽心尽力的群体。

针对罗塞夫的政变和剑指卢拉的法律战是巴西民主受挫、滑向军事化的间奏。几个月后，巴西将举行重要的总统选举。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卢拉风头正盛，支持率（40%）领先于博索纳罗（30%）。我们的汇编旨在理解当前巴西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汇编邀您参与对话，探讨巴西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

军队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该汇编以及本期新闻稿的插画反映的观点是，巴西武装部队的用途更多的是内部镇压，而非守卫国土。正因为此，这些画作也能激励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直面军队淫威的勇士。

1976年，古拉特去世，流亡阿根廷的他最终未能回到祖国。后来，一些巴西高官表示古拉特遭到了美国秃鹰行动的暗杀。本研究所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事处与“思想之争”编辑部（Editorial Batalla de Ideas）合作发表了《**新秃鹰计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帝国主义**》（*The New Condor Plan: Geopolitics and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收录了秃鹰行动在拉加地区最新行动的文章。





Marielle Franco  
Street sign.

MARIELLE FRANCO  
1979-2018

The assassination of Marielle Franco and Anderson Gomes in 2018 took place during the first days of the feder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led by General Braga Netto. They were executed by two state military personnel, but the identity of those who ordered the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remains unknown.

汇编结尾如下：

过去也是未来的关键组成；若不清算以蓄奴、独裁为标志的过去，建立民主未来就无从谈起，未来的武装部队应完全服从于人民政权及其机构，仅用于抵御外敌，不再对付本国人民。必须正视1964年的独裁统治罪行及至今仍在影响国家和政治文化的专制遗风。在此过程中，要赋予巴西国旗等爱国主义象征以新的内涵。

最后，我们必须摒弃“备战为和平”的想法。恰恰相反：建设和平必须优先考虑的计划是以人类和地球福祉为中心，消除饥饿，提供安全的住房保障以及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捍卫生活尊严权。

这些话让我们想起共产主义者、诗人费雷拉·古拉尔（1930-2016年）等人的文字。古拉尔在诗歌中憧憬了巴西的社会主义未来。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陷阱丛生》中，他写道：

世界陷阱丛生  
陷阱可能是庇护所  
庇护所也可能是陷阱

.....

星星在说谎  
大海在骗人

其实人与生命紧密相连，需要生存。  
人是饥饿的  
要吃饭  
人有子女  
需要抚养  
世界陷阱丛生  
必须铲除

热忱的

Vijay